海外过年

江风

（一）

几家来自同一块土地而漂洋过海的游子，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开始讨论过年相聚事宜。前一两天，渥京（渥太华，华人简称渥京）下了一场大雪。而在除夕这天，上天似乎知道新春即将到来，尽管地上仍是一片雪白，雨雪却早已停止，还有了明媚的阳光。

海外过年显然没有像国内那样的气氛。作为海外游子，大多是远离亲人，只身在外。来自同一块土地的朋友就成了亲人，亲人之间可以分享各自在追寻中的艰辛和幸运，相互砥砺。

就在华云夫妇赶来相聚之际，正巧遇上灵军夫妇。华云夫妇在渥京生活的时间不很长，为了帮助照顾活泼可爱的孙儿孙女，他们放弃了退休后在国内小城的舒适生活，来这里接受国际洗礼。灵军夫妇是我们几年前在一次蒙城秋游偶遇相识的，只因来自同一片土地，很快就成了朋友。灵军夫妇已在海外打拼多年，夫人已在国家环保部门领导着一个工作团队。

不一会儿，光华夫妇到了。清华毕业后，光华曾在国家信息中心从事经济研究，然后又从北京来到了渥京，他的夫人曾是国内骨干医生。夫妇俩同时放弃国内的工作，重新开始在海外读研打拼，进入计算机研发领域。聪明勤勉的光华，已成为联邦政府核心机构离不开的高端人才。正聊着，云密夫妇到了。他们是这几家的新朋友，夫人毕业于湘雅医学院，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。近年来，她仍往返于渥京与国内，从事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。

（二）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

聚餐时间到了，桌上摆满了家乡过年时必备和常吃的可口菜肴。譬如蛋饺、烧鸭、腊肉等，无不让你思念起家乡的年夜饭。记得儿时过年，父亲总想弄到一条鱼带回家，意喻年年有“余”。母亲做出几盘冻鱼，要从初一吃到初五。

为了准备过年，江源家人几次去当地一家最大的华人超市，寻找可口食品。节前数日，华人超市热闹非凡，人们都在大量采购年货。想着买只烤鸭，还得排长长的队，等上数十分钟。

国内过年在北方有着包饺子、吃饺子的习俗，过年吃的饺子叫做“团圆饺”。华云一家特意用鸡蛋做成“蛋饺”，这在南方的不少家庭，尤其我那湘江之滨的老家过年是不可替代的一道佳肴。

我们几家游子农历新年之际，融合西方习俗，每家都带上味美可口的食品，丰盛无比。

（三）

聚餐过后，朋友们围聚桌旁，谈论着工作中的艰辛和甘甜。云密夫妇至今仍坚持学习，他们在寻求新的发展机会。作为高学历的女性，加上不同国家在医学发展方面的不同，云密的医学才华一直在国内发挥着更大的作用。大家关心着远在万里之遥的亲人，灵军夫妇远在湘江之畔的父母，年老体衰，儿女几乎什么忙都帮不到，灵军很是伤感。

交谈中，还说到健身强身的重要性。过去一年多以来，光华夫人经受着肠胃病痛的考验。她是研习医学的，来到渥京后，放弃医学而重新学习了计算机，以适应海外生活和发展。朋友们为她的坚强和毅力所感染，也为她克服病痛赶来相聚而感动。

乡友们一边聊着，一边玩起了乒乓球。华云是几家中对乒乓球最为喜爱和熟练的，其他几家都想与他比试，球技大都不如他。

接下来，玩起了扑克。灵军夫妇说，他们来到渥京后，几乎就没有时间和机会玩过扑克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对夫妇，竟然能通过一两把练习，就能参与进来。

离别之际，几家的朋友忽然产生了未曾有过的依依不舍。希望以后多些联系，多些相聚。

作家写作家

我认识的陆文夫

陈益

陆文夫老师已于2005年故去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
我至今保存着陆文夫老师的一份《苏州杂志》首届编委会会议通知。通知发自1990年5月24日，是用老式打字机和油印机完成的。落款没有公章，而是在陆文夫的名字上盖了私人印章。

那次会议，出席的有十余人，主要是听取杂志主编陆文夫讲话，讨论如何进一步办好杂志。

三十余年过去了，我已记不起会议细节，但陆文夫所强调的《苏州杂志》办刊原则，我始终没有忘记：不登吓人的文章和赤膊女人。杂志社坚决不开百货公司，只开一家苏州文化专卖店。每一期杂志，都围绕“当代意识，地方特色，文化风貌”的宗旨，认真组织稿件和图片。所言之事，所述之人，都必须和苏州的文化、风貌有涉。《发刊辞》由陆文夫亲笔写成。他说：“苏州的文化人就单项而言都堪称专家，总体而言只是一个庞大的杂家群，办刊物要扬长避短，因地制宜……”

那时的编委，除了苏州市文联、作协的负责人，所辖六县市各派一名代表。我忝列其间，主要任务是写出有苏州特色的好稿子。那年初秋，我投寄了一篇关于阳澄湖大闸蟹的散文。没几天，责任编辑寄来了一封厚厚的信。发稿在即，他希望我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写一篇文章，用以救急。审稿单上文夫老师签了意见，大致是泛泛而谈的东西太多了，一定要跳出老套路，写出苏州地方风物的文化内涵。我赶紧重写了一篇三千字的《阳澄蟹咏叹》。寄出后，心里仍不免忐忑，幸而文夫老师顺利签发了。

那时，我曾想调往苏州市区工作，他似乎也有让我去杂志社当编辑的设想。一次在苏州狮山开会，休息时我与他闲聊。文夫老师有意无意地说起了杂志社的规矩，不管是哪位编辑，在办公室里只能组稿、编稿，不能写自己的小说散文。如果你想写，要么请创作假，要么利用业余时间，谁也不能例外。我猜测他这是在给我打预防针。

陆文夫。 通讯员 摄

由于种种原因，调动的事情延搁了。后来，我在一次会议上又遇见文夫老师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，本来确实想调你过来，但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，还是不过来为好。除了文学创作，你还可以做更多适合自己的事情。做了杂志编辑，反而局限了。

当时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将给我出散文集《欲望漫思录》，我希望文夫老师作序，对我的作品给予批评。谁知话音刚落，他就摆摆手，明确表示不能答应。他解释说，他早已公开宣布不给任何人作序。作序这个事情，吹喇叭抬轿子，吃力不讨好。很多年轻作家来找他，希望他帮忙写个序，抬高身价。其实靠别人抬起来的身价，最终还是会跌下去的。作家毕竟是用自己的作品说话的。听他讲得这么坦率，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。

那些年跟文夫老师有过很多交往。回想起来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名言：“小说小说，往小处说说”。这是他对小说创作的生动诠释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暮春，他访问了北欧的丹麦、挪威和瑞典三国刚回来，推掉采访和约稿，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这些小字辈讲课。生肖属龙的陆文夫，那年五十六岁。清癯而沉静的脸庞上，一双眼睛时时透出犀利的光芒。

话题从他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《围墙》切入：“有人问我，《围墙》中的事，是不是发生在苏州？这不一定。其实小说写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，而是一种生活中亟待改进的现象。”

人称“陆苏州”的陆文夫，写了不少反映苏州小巷百姓生活的小说。他说，仅仅站在小巷子里是写不出来的，因为我不知道这段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，甚至整个世界里的位置。写作时眼界一定要开。测量地球，不是要用卫星才能测得准确吗？这是宏观纵览，落笔却要微观，从小处着手。

《苏州杂志》的编委会，此后我又参加了几次。1998年，《苏州杂志十年选》出版，举行了一次纪念活动。陆文夫特意请我们去十全街南林饭店旁新开的“老苏州茶酒楼”用餐。这家饭店由他亲任董事长。陆文夫写过脍炙人口的小说《美食家》，自然也算是美食家，但听他讲述与美食有关的人与事，似乎比品尝美食更有滋味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陆文夫，著名作家、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）

忍 痒

江月卫

超市里卖“万事不求人”，名字挺逗的，其实就是一根挠痒棍。北方人称之为“老头乐”。两指宽一尺二寸长的竹片，弯头处割有小孩手指样的“五根指头”。

背上痒自家是抓不到的，一根挠痒棍就敢称“万事不求人”，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

据说古时候有个官员在审案子时不用刑，用毛刷刷犯人的脚板，犯人痒得受不了只好从实招来。我想，这种方式应对那些细皮嫩肉的官员还差不多，遇到能赤脚上刀山下火海的“功夫之人”恐怕不管用。刀火都不怕还怕痒？话说回来，如果审讯室里整天充满“哈哈哈”的笑声，那又成何体统？所以，这种刑具得不到推广和延续应该是有原因的。

奶奶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说一小偷进屋后，两口子正在床上挠痒，老婆在指挥老公：这里这里，那里那里……小偷以为被主人家发现了，跳窗而逃。

挠痒痒这样的事是不能随便求人的，能给你挠痒的人基本上是你最亲的人。

痒是一种感觉，你越想就越觉得那地方痒，就伸手去挠，越挠越痒，挠破皮了流了血就不痒了，等到结痂时又开始痒，这时可能就会吸取教训忍一忍或者滴几滴消炎药水，才能省去二次伤害。苏轼曾说：“处贫贱易，处富贵难。安劳苦易，安闲散难。忍痛易，忍痒难。人能安闲散，耐富贵，忍痒，真有道之士也。”

心痒是一种什么情况？是欲望，去想就会有。比如说，我想买那只股票，心里痒痒的，可能真的就买了。男女之间也是这样，初次见到有些互慕，也就是痒的开始，这时如果伸手去挠了挠就会更加痒就会挠破皮，之后就会有流血的事故。伤痕多半是源于痒不是痛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痒是情的开始，痛是痒的代价。痛固然难忍，痒有时更加受不了。

生活中，硬是有人要给你挠挠也就真的痒了起来，接着也就真的需要挠挠。如领导决定要干一件事，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如果有人顺着他的思路帮腔，多半能成。

在我们农村最常见的两种动物，一种是狗，一种是猪。本来它们就不痒，主人家非得要在它们身上挠挠，它们也就顺从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微闭着眼睛很是享受地睡去。

这忍痒真还有些难。

情寄山水间

石光明

孔子说：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”八个字互文见义，把德行和智慧比喻为山水，有德行的人爱山，如山一样守静长寿；有智慧的人爱水，似水一样好动而快乐。

读古诗，常被意境悠远、清绝极致的山水诗词所打动。魏晋南北朝是山水诗的萌发阶段，陶渊明、谢灵运为代表的诗人选择远离时局动荡，藏身匿迹于山水林泉，将山水自然作为审美对象，模山范水，寻求内心的闲适。盛唐之时，王维、孟浩然笔下的山水，空灵、清远而寂静，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”（王维《汉江临泛》）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（孟郊《过故人庄》）总是飘着淡淡的禅意。

到了中唐，盛唐气象不再，诗人们也归于淡泊，他们的山水诗多是随性而作，恬静淡雅，清趣隽永。大历十才子钱起眼中，“青山看不厌，流水趣何长。”（《陪考功王员外城东池亭宴》）韩愈的山水诗笔触细腻，意境清秀：“江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篸。”（《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》）柳宗元因“永贞革新”一贬再贬，更是借山水慰藉愁怀。

古代诗人中，诗仙李白是最喜欢游山玩水的一位，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。”（《庐山谣》）山水催发了他的飘逸灵感和浪漫思维，感兴赋诗，时而高歌，时而沉吟，时而慨叹，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（《将进酒》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（《望庐山瀑布》）。其山水诗洋溢出盛唐气象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丰碑。

神州大地，山脉纵横，河流网布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自然生态遗产。纵观南北山水，北方峰峦浑厚、气象萧疏、烟云清旷，朴茂平远；南方林木繁茂、烟云氤氲、秀丽温婉、宁静平和。乃至以山水为题材的国画也形成了南北不同流派。

南北山水千姿百态，各美其美，我却最爱潇湘山水。“潇湘”一词始于尧舜时代。《山海经》载：洞庭之山，“帝之二女居之，是常游于江渊。澧沅之风，交潇湘之渊”。到了唐代，“潇湘”不单指湘水，还被诗人们衍化为地域名称，广为流传，不断赋予新的意蕴。

一直想弄明白，陆游到过湖南没有，为何能写出“挥毫当得江山助，不到潇湘岂有诗”如此的千古名句？陆游爱山水不逊李白，“平生爱山每自叹，举世但觉山可玩”。在他眼里，“万里只作游山看”（《饭三折铺在乱山中》）。以古代的交通状况，即使宦游，长途车船跋涉，亦是十分艰险劳顿，他曾感叹：“少年亦慕宦游乐，投老方知行路难”（《沧滩》）。

南宋“四大中兴诗人”中有两人宦游到过湖南，杨万里曾“片帆今挂湘东西”（《浯溪摩崖怀古》），当过永州零陵县令，大赞“湖湘山色天下稀”（《题黄才叔看山亭》）。范成大《初泛潇湘》便感慨：“越来溪色清如此，只欠矶头一钓竿。”

明清以小说见长，虽然四大名著也显山见水，毕竟人物是主角，情节是主线。山水小品文有一些，可圈可点的不多。但徐霞客却因山水而闻名。虽然连“童子试”也未通过，但他却以坚强的意志，凭一己之力，“穷河沙，上昆仑，历西域，题名绝国”，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，足迹遍及几乎大半个中国。最后一次出游，以南岳为坐标，走了半个潇湘。他写的游记，既是珍贵的地理学文献，又是文笔精妙的游记文学。

看山水，就要有以山为德、以水为性的修为意识，目骋山川，神游八极，思接千年。了解山川的前世今生、民俗风物，看到山水性格，感受自然灵魂，架起山水与心灵沟通的桥梁。

爱山水，其实就是爱山水间的自己，说山水，就是说山水间的人生。

城市故事

一叶追随

王宏

一阵冷风袭来，石板路上，风卷起一片巴掌大的黄叶，追随着我的脚步，擦过地面的声音很清晰。捡起，喔！一片枯黄的梧桐叶。

借助街灯，我仔细端详这片梧桐叶，有些干枯，黄色的叶脉纹理却很清晰。这会儿，禁不住想起那三枚书签，用红枫制作的书签，纤如柔弱女子，红似亮眼火焰。我的租客阳先生像对待宝贝一样，用玻璃压在电视柜上，不足四十平方米的小居室平添了一丝活力。

去年那个春寒料峭的三月天，我与阳先生结缘，空置了两个月的房子，迎来了这名90后的江西小伙，在深圳打拼11年后他选择到长沙发展。第一印象，他实诚、勤快、精致，如一缕春风吹进了家门。

清楚地记得，上午办好租房手续，下午，洗漱盆前，卫浴清洗剂被牙刷搅和出黄白的、细腻的泡泡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阳先生的眼珠子跟着牙刷来回移动，眼皮一眨也不眨，时而用抹布擦一遍，陶瓷面盆露出了白白的面容，他似乎还有一点不满意，用湿抹布擦干净后，再次拿起牙刷来回擦。

每个季末15号，阳先生都按时把下个季度的租金用微信发过来，不用我提醒，我只是将电力公司、燃气公司发来的费用余额不足的信息转发给他，提示他及时续费，他一般都很快地回复“谢谢王哥！”这不，刚刚收到电力公司短信息“您的电费可用余额已不足50元”，我照例转给阳先生，看日期，正是15号——阳先生本季度付租金的日子。我有些后悔了，他会不会误以为我是以这种方式在催缴租金？

三个多小时后，阳先生发来微信：“你好王哥！我因故在上家公司辞职了，想先在长沙这边找找工作，能找到合适的就继续租下去，如实在找不到，我可能就要继续回深圳，所以想先付一个月房租，确定继续租的话再续费，您看可以吗？”

粗粗浏览了一遍，我想都没想即回“OK！”阳先生秒回“谢谢王哥的理解！”我在心里默默祝福阳先生快点在这边找到他心仪的工作。

这一刻，握着梧桐叶，看着看着，眼前浮现出了阳先生的样子，还有那三枚红枫书签，红得热烈，红得惹眼。带着一些思绪，我把梧桐叶带回了家。

第三天，闲坐翻看微信朋友圈，突然看到阳先生发的视频号：“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十大赣菜之首的莲花血鸭。”听讲解，看画面，立马判断视频是在我出租房录制的，一分五十秒，选鸭子、清洗、刀切、配菜准备、热锅、煸炒、放调料、焖煮，最后放这道菜的灵魂——鲜鸭血，制作莲花血鸭的每一道工序、每一个细节，阳先生娓娓道来，我顿生食欲，跃跃欲试。

第四天傍晚，阳先生发来微信：“你好王哥！今天我与一家IT企业签订了劳务合同，公司就在潇湘中路旁，坐地铁去您房子方便。”紧接着又发来两个月房租，“请王哥收好租金。”

春天马上就要回归，梧桐树将吐出新的叶芽，我仿佛看到，那三枚红枫书签，像火苗一样在阳先生胸膛跳跃着。